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国际大奖小说



银顶针的夏天

THIMBLE SUMMER

[美]伊丽莎白·恩赖特/著

王昕若/译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顶针的夏天/(美)恩赖特著;王昕若译.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6.1

(国际大奖小说)

书名原文:Thimble Summer

ISBN 7-5307-3717-1

I. 银…

II. ①恩…②王…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4074 号

THIMBLE SUMMER by Elizabeth Enright Gillham

Copyright © 1938,1966 by Elizabeth Enright Gillha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New Bud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津图登字:02-2005-109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纪秀荣

电 话:总编办 (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022)233324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70 千字

印 张:5.25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 000

定 价:13.8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
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银顶针 的夏天

Thimble Summer

加妮特在干涸的河床上发现了一枚银顶针，几个小时之后，一场大雨结束了农场长时间的干旱，也让加妮特情不自禁地认为这枚顶针是一个神奇的护身符。

流浪儿埃里克来到了林登家，并成为家庭的一员。他与林登家的孩子们成为了好朋友，而加妮特也被他的冒险经历深深吸引。在邻居的帮助下，新谷仓建了起来，加妮特精心照料的小猪蒂米在县上赢得了蓝绶带。每天都会有惊奇的事情发生，正如加妮特所想的，是这枚顶针造就了这个神奇的夏天，这就是“银顶针的夏天”。

本书获得 1939 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展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农村祥和、静谧的田园风光，令人陶醉，深受小读者的喜爱。



“国际大奖小说”系列丛书是新蕾出版社为青少年读者倾心奉献的一座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宝库。该丛书中的作品均为获得国际儿童文学知名奖项的优秀佳作。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格调健康、品位出众,是青少年读者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

读“国际大奖小说”,打造完美心灵,
培养高尚情操,体味不同人生。

经典文学,陪伴你一生。

策 划:纪秀荣

李华敏

陈晓梅

责任编辑:陈晓梅

美术编辑:杨晓君

装帧设计:杨晓君

插 画:杨正祥

责任印制:赵长凤

前言

一辈子的书

梅子涵

亲近文学

一个希望优秀的人，是应该亲近文学的。亲近文学的方式当然就是阅读。阅读那些经典和杰作，在故事和语言间得到和世俗不一样的气息，优雅的心情和感觉在这同时也就滋生出来；还有很多的智慧和见解，是你在受教育的课堂上和别的书里难以如此生动和有趣地看见的。慢慢地，慢慢地，这阅读就使你有了格调，有了不平庸的眼睛。其实谁不知道，十有八九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的，而是当了电脑工程师、建筑设计师……可是亲近文学怎么就是为了要成为文学家，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呢？文学是抚摸所有人的灵魂的，如果真有一种叫作“灵魂”的东西的话。文学是这样的一盏灯，只要你亲近过它，那么不管你是在怎样的境遇里，

每天从事怎样的职业和怎样地操持，是设计房子还是打制家具，它都会无声无息地照亮你，使你可能为一个城市、一个家庭的房间又添置了经典，添置了可以供世代的人去欣赏和享受的美，而不是才过了几年，人们已经在说，哎哟，好难看哟！

谁会不想要这样的一盏灯呢？

阅读优秀

文学是很丰富的，各种各样。但是它又的确分成优秀和平庸。我们哪怕可以活上三百岁，有很充裕的时间，还是有理由只阅读优秀的，而拒绝平庸的。所以一代一代年长的人总是劝说年轻的人：“阅读经典！”这是他们的前人告诉他们的，他们也有了深切的体会，所以再来告诉他们的后代。

这是人类的生命关怀。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有一个孩子向前走》。诗里说：

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
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
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如果是早开的紫丁香，那么它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如果是杂乱的野草，那么它也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

我们都想看见一个孩子一步步地走进经典里去，走进优秀。

优秀和经典的书，不是只有那些很久年代以前的才是，只是安徒生，只是托尔斯泰，只是鲁迅；当代也有不少。只不过是我們不知道，所以没有告诉你；你的父母不知道，所以没有告诉你；你的老师可能也不知道，所以没有告诉你。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这种“不知道”所造成的阅读的稀少了。我们很焦急，所以我们总是非常热心地对你们说，它们在哪里，是什么书名，在哪儿可以买到。我就好想为你们开一张大书单，可以供你们去寻找、得到。像英国作家斯蒂文生写的那个李利一样，每天快要天黑的时候，他就拿着提灯和梯子走过来，在每一家的门口，把街灯点亮。我们也想当一个点灯的人，让你们在光亮中可以看见，看见那一本本被奇特地写出来的书，夜晚梦见里面的故事，白天的时候也必然想起和流连。一个孩子一天天地向前走去，长大了，很有知识，很有技能，还善良和有诗意，语言斯文……

同样是长大，那会多么不一样！

自己的书

优秀的文学书，也有不同。有很多是写给成年人的，也有专门写给孩子和青少年的。专门为孩子和青少年写文学书，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历史不长。可是已经写出来的足以称得上琳琅和灿烂了。它可以算是这二三百年来我们的文学里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之一，几乎任何一本统计世纪文学成就的大书里都不会忘记写上这一笔，而且写上一个个具体的灿烂书名。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书。合乎年纪，合乎趣味，快活地笑或是严肃地思考，都是立在敬重我们生命的角度，不假冒天真，也不故意深刻。

它们是长大的人一生忘记不了的书，长大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书，这些书里的故事和美妙，在长大之后读的文学书里再难遇见，可是因为他们读过了，所以没有遗憾。他们会这样劝说：“读一读吧，要不会遗憾的。”

我们不要像安徒生写的那棵小枞树，老急着长大，老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不理睬照射它的那么温暖的太阳光和充分的新鲜空气，连飞翔过去的小鸟，和早晨与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也一点儿都不感兴趣，老想着我



长大了,我长大了。

“请你跟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太阳光说。

“请你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空气说。

“请你尽情地阅读属于你的年龄的文学书吧!”梅子涵说。

现在的这些“国际大奖小说”就是这样的书。

它们真是非常好,读完了,放进你自己的书架,你永远也不会抽离的。

很多年后,你当父亲、母亲了,你会对儿子、女儿说:“读一读它们,我的孩子!”

你还会当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你会对孙辈们说:“读一读它们吧,我都珍藏了一辈子了!”

一辈子的书。

GUO
JIA
JANG



XIAO
SHU
O



第一章	银顶针	001
第二章	珊瑚手镯	019
第三章	石灰窑	034
第四章	陌生人	045
第五章	被锁在里面	060
第六章	旅行	077
第七章	“就像拾荒者的钱袋”	094
第八章	赶集日	118
第九章	冰淇淋和蓝绶带	131
第十章	银顶针	151





银顶针的夏天



第一章 银顶针

加妮特认为今天一定是世界上最热的一天了。几个星期以来，她每天都想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这一天的确是近来最糟糕的一天。这天早晨乡村药房外面温度计的细细的红色指针已经指向华氏一百一十度了。

人们就像待在一面鼓里一样。天空好像紧紧蒙在



山谷上的一张光亮的皮，地面也由于炎热而变得紧绷绷、硬邦邦的。稍后，当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响起了滚滚雷声，就像一只巨大的手在擂击那面鼓；尽管山头压着厚重的云层，划过道道炽热的闪电，但还是一丝雨也没有下。其实，像这样的天气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当吃完晚饭后她的父亲都会走出家门，抬眼望着天空，然后低下头来看着他那种着玉米和燕麦的田地。“不，”他会摇着头说，“夜里不会下雨的。”

燕麦过早地变黄了，当干燥的风掠过田地时，玉米的叶子被风撕扯着，弄得残败不堪，像报纸一样沙沙作响。如果雨不快点下的话，庄稼就会颗粒无收，他们就不得不把燕麦割下来做干草用了。

加妮特气愤地望着那平静的天空，挥动着拳头。“你！”她大声喊道，“你为什么不能下点儿雨呢！”

她赤裸着的双脚每走一步路都会踢起一小团尘土。灰尘沾满她的头发，钻进她的鼻子，弄得鼻子痒酥酥的。

加妮特大约九岁半，有着修长的腿和手臂，两根太妃糖色的辫子，一个向上翘着的长有雀斑的鼻子，两只半绿半棕色的眼睛。她身穿一条不及膝盖的蓝色的工装裤。她可以像一个男孩一样吹口哨，而且现在正轻轻地毫无顾忌地吹着。她已经把对于老天爷的愤怒忘得

一千二净了。

豪泽农场就坐落在道路的拐弯处，掩映在高大的黑色冷杉之间，看上去殷实而又昏昏欲睡。草地上有一个种着火红色串红的花坛，阴凉处并排停着拖拉机和脱粒机，就像两只友好的怪物一样。在小路的对面，豪泽家的猪正卧在它们的栖息处睡觉，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肥胖的懒家伙。”加妮特随手把一颗卵石朝一头最大的猪扔了过去。那猪发出吓人的鼻息声，缓慢而吃力地站立起来，而加妮特只是嘲笑着它，毕竟他们之间隔着篱笆。

在她的身后一扇纱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西特伦妮拉·豪泽从她住所的台阶上走了下来，像扇扇子一样摆动着一块毛巾。她是个胖乎乎的小姑娘，长着红扑扑的脸蛋儿，留着厚厚的黄色刘海儿。

“老天爷！”她冲加妮特叫道，“天不是很热吗！你要去哪儿？”

“去取邮件，”加妮特说，“我们可能会去游泳。”她又若有所思地说。

可是不行，西特伦妮拉不得不帮助母亲熨衣服。“像这样的天儿做这样的事情真是够美妙的，”她愤愤不平地说，“我敢说，我像一磅半黄油一样就要溶化在整个厨房的地板上了。”

加妮特听了这一比喻咯咯地笑着，又开始走她的路了。

“等一下，”西特伦妮拉说，“我不妨也看看有没有给我们的邮件。”

她一边走着一边拿着毛巾做着别的事情。首先，她把它像一条披肩那样裹在头上，然后，她又把它系在腰间，可是系得太紧了，它的尾部被塞进腰带的后面，像裙裾一样从后面垂了下来。

“像这样的天儿，”西特伦妮拉说道，“我真希望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一处瀑布，一处倾泻着柠檬汁而不是水的瀑布。我会一整天张着嘴坐在那下面。”

“我倒宁愿爬上一座高山，”加妮特说，“你知道，就是欧洲的那些山中的一座。即使在夏季最炎热的日子里，山顶也会覆盖着皑皑白雪。我喜欢坐在雪里眺望远处低矮的山谷。”

“爬山太麻烦了。”西特伦妮拉叹气道。

她们在拐角处拐了个弯，然后沿着公路一直向前走，来到一个邮箱前面。在一根狭窄的柱子上有四个邮箱，它们是用马口铁做的大箱子，顶部呈拱形，有的已摇摇欲坠地倾斜在支座上，使人联想到站在路边闲聊的戴着皱皱巴巴的遮阳帽的瘦瘦的老妇人。

每个邮箱上都用黑色的铅字写着姓名：豪泽、舍恩

贝克、弗里博迪和林登。

豪泽家的邮件总是最多的，因为他们家是最大的家族，而西特伦妮拉和她的兄弟们总是派人去取那些在报纸上登过广告的免费样品。今天有一小瓶给西特伦妮拉的染发液和猪肉泥的样品，还有给她的兄弟雨果的三种不同的牙膏。

他们又向舍恩贝克老先生的邮箱里窥视，想看看鹌鹑的巢穴是否还在。那里成为鹌鹑的巢穴已有一年多了，却从来没有任何信件。

加妮特打开了那个写有“林登”字样的邮箱——林登是她的姓，从里边拉出一个大大的包裹。

“看，西特伦妮拉，”她叫道，“这里有《农用商品目录》。”

西特伦妮拉一把抓过去，撕去了外面的包装纸。她和加妮特都喜欢看来自那家大百货商店的商品目录。目录上面有你想购买的任何东西的图片，还有许多你或许不怎么喜欢的，比如拖拉机零件、各种热水瓶和一页又一页的连衫裤。

加妮特从她的邮箱里取出其余的邮件。没有一封是真正的信件，她一看便知，因为信封都很薄而实用，左上角用小字印着公司的名称，其中有两封开有一个长而透明的窗口。不，这些不是真正的信件，它们是账



单。

西特伦妮拉端详着一位身穿晚礼服的美少女的照片。照片下面注明：“你是最棒的，一件完美的舞会礼服。尺码：14至40。11.98美元。”

“当我十六岁的时候，”西特伦妮拉满怀憧憬地说，“我所有的衣服都将像那样。”

可是加妮特却没在听。账单，她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今晚她的父亲要在厨房里待到很晚，忧心忡忡，一言不发，在一张纸上算账。其他的人都已入睡很久了，那盏灯还会点亮着，他还要独自一人在那里。要是能下雨该多好啊！那么就会有好的收成和更多的钱了。她抬头望着天空。天空是平静的、空空荡荡的，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是这样。

“我得回到我那心爱的熨衣板前去了，”西特伦妮拉满脸愁容地说着，啪的一声合上那目录，递给了加妮特。

她们在豪泽农场分了手。望着西特伦妮拉肥胖的背影，拖在她身后的毛巾还在摆动着，加妮特不禁大笑起来。

当她爬上那绵长的小山往家赶路的时候，她看到那掩映于绿树间的一平如镜的小河。那小河变得越来越浅，很快就浅到趟水就可以过去了。

一颗颗汗珠从她的前额滚落到她的眼睛里，就像大颗的泪珠一样。她感觉到自己已是汗流浹背了。她真不希望把那些账单拿给父亲看。

当她转身进门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她的哥哥杰伊正拎着一桶桶牛奶从牲口圈到房子下面的冷藏室去。以他十一岁的年纪来说，算是长得高的，而且肤色黝黑。

“有我的邮件吗？”他大声说道。

加妮特摇了摇头，于是杰伊到冷藏室去了。

那牲口圈又大又旧，就像公共汽车拐弯时那样向一侧倾斜着。有朝一日，当她的父亲有足够的钱时，他要盖一间新的。在牲口圈旁有一间很大的贮藏窖，加妮特又想，就像她常想的那样，在那里有一间房子该多好啊，又小又圆，中间向外面开有一个窗口，就像城堡高塔上的一个房间。

她在猪圈旁停了下来，看着“王后”——就是那头大母猪，还有她的一窝小猪。他们才刚出生不久，长着大大的丝绸一样的耳朵和极小的蹄子，看上去就像穿着高跟拖鞋。“王后”翻了一下身子，就像一阵波浪滚过一样，把她那尖声叫着的宝宝们向左右两边驱散开来。她是个没有耐心的妈妈，发怒地呼噜着，当他们打扰到自己时就把他们一脚踢开。